



曼谷苦行僧市長 針隆·是曼

尹萍

最近一年訪問泰國首都曼谷的人，可能會感到驚訝：這個曾經以骯髒著稱的城市，現在怎麼變得這麼乾淨了？整條街道上不但沒有垃圾，連樹葉和落花也很少看到。單憑這一點，就讓人對這個仍然貧窮與落後的國家刮目相看。

曼谷市民驕傲地指出：「這是新任市長針隆·是曼(Janlong Srimuang)的成就。」他們津津樂道，針隆先生在上任之初，為了瞭解街道為什麼不能保持乾淨，親自穿上清潔隊員的制服去掃街的故事。據他們描述，針隆掃街不只一次，為避免別人認出，他總是把帽緣壓低，甚至挑選凌晨二時的時間去掃。一位計程車司機用敬語的語氣說：「他和以前的市長都不一樣。以前的市長總是坐在冷氣辦公室裡，聽左右的人怎麼說。他卻不聽別人的話，一定要自己去看看。」

曼谷市長是直選民選，這次選舉共有十人參與角逐，除針隆外，都是財力雄厚的人，他們按照慣常做法，投下上千萬的金錢，而針隆在整個選舉中，只花了六千泰銖(約相當於新台幣八千二百元)。但是他在電視上發表有關整頓市容和衛生下水道的政見，務實可行，打動了多數市民的芳心。再加上他素有善名，許多義務為他拉票，他得到的票數超過其他九位候選人票數的總和。據他的秘書威奈(Winai)表示，這在曼谷尚無前例。

針隆實踐了他的競選諾言，曼谷不但市容整潔了，下水道也改善很多。市民們回憶，過去每逢暴雨，市區處處水患，積水往往兩、三天不退。現在淹水的地方減少許多，而且只要一、兩小時便退去了。

六千泰銖·當選市長

但是，市民們怎麼知道市長掃街的事呢？他們承認是看到報紙的報導。因此有人懷疑，針隆是故意讓記者看到，藉此大作宣傳。不過，也有人指出，即使是宣傳，他肯這樣做亦算是難得，何況宣傳的效果，顯然是絕大多數市民都大受感動，而願意輸誠合作，維持市容整潔。

其實，市民對針隆的愛戴，早在一九八五年十月到十一月的市長競選期間便已表露無遺。



影近曼是，隆針長市谷曼的法佛信虔

有時整天泡在水裡，務求找出淹水原因。

品格端正·為官清廉

這些都不難。最難曼谷人佩服的，是這位市長絕對清廉，在華僑形容為「無官不貪」的曼谷，實在稱得上是個異數。就連對他本人以爲然的人，也毫不懷疑他的清白。不過他們說，就因爲他清廉不貪，曼谷人太容易原諒他。他即使做錯什麼，或做得不夠好，大家也總是說：「至少他不是爲了私利。」

然而，這些人也舉不出他犯過什麼大錯，或有什麼不應原諒的地方。不滿他的人表示，針隆原人貌不驚人，才智平庸，只不過品格端正而已。支持他的人反駁：整頓市容看來事小，可是多年來多少人都沒有做到，就是放眼亞洲城市，能夠做到的也屈指可數。

吃齋持戒·如苦行僧

佛教，是泰國九〇%以上人民的信仰，更是針隆的生活重心。理著小平頭、穿著粗布衣服的他，幾乎是過著苦行僧式的生活。他和四十六歲的妻子詩麗拉(Sirila)都是長年茹素，夫妻二人多年來分居而居。秀麗可人的詩麗拉微笑著解釋：「這不是因爲兩人感情不好，而是爲了守菩薩的深戒。」

詩麗拉本人也不穿美觀的衣服，不塗脂抹粉，不穿高跟鞋。她也是軍人出身，以軍服上校階退役，五年前在曼谷的貧民區開設了一家素食餐廳，專門賣素菜給窮人吃，菜式任選，一盤菜只賣五銖(台幣八角)。

在曼谷，沒有再便宜的午餐了。詩麗拉經常一早便到這間天棚式的寬敞食堂，親自料理食物。她指著棚內約五十名工作人員說：「這些都是義務幫忙，不拿工錢的。」這些人男女老少都有，數，這難道不是才智？

和泰國大多數政壇上的一樣，五十二歲的針隆是軍人出身，曾經官拜警察少將(泰國警察亦屬軍職)。不同的是，他曾任一九七四年，在美國加州聖荷西學院，修得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同時由於他精研佛理，曾經先後擔任泰國瑪希薩學堂心理學講師和朱拉隆功大學歷史語言系教授。

幾乎清一色穿著泰國平民常穿的深藍色布衣。

曼谷市民傳誦，針隆在當了市長之後，仍然常在週六、週日不上班的日子，到這家餐廳來洗碗、端盤子。有人認爲他這樣做有失市長身分，他反問說：「市長爲什麼不能洗碗？我下了班，有空閒，當然可以做。」

詩麗拉證實傳言不假，但是她說，市長現在愈來愈忙，已經很少來了。這對夫婦自己素食，也力勸別人吃素。詩麗拉說：他們開設素食堂的目的，一方面是提供窮人食物，一方面也是爲了推廣素食。

雖然賣菜飯的價錢僅夠成本，這對夫婦卻認爲仍有盈餘，而且足夠他們生活，因此針隆竟然連薪水也不拿。他的秘書威奈證實，市長每個月的基本薪和兼職津貼，都由秘書代領，捐給各慈善機構。

針隆不喝飲料，只飲白開水，吃得也很少。他與詩麗拉的家，在距市區四十公里的偏僻地方。威奈形容，那是一座又小又熱的簡陋房屋，一位新聞界人士更說，裡面連電燈也沒有裝，到了晚上還得點油燈。和他們住在一起的，還有幾位同樣吃素唸佛的居士。

針隆自己說，他是拿佛陀作榜樣。泰國潮州會館主席周鑑梅拍著大腿說：「奇怪的是他怎麼找著大腿說：『奇怪的是他怎麼找著大腿說：』」

如何維持呢？

活如何維持呢？吃很少，花得少，有餘錢應該幫助窮人。薪水，都由秘書領去做對社會有益的事。

問：什麼原因使你如此與衆不同？

答：信佛，佛陀便是如此，我要以他爲榜樣。我不是現在才這樣，從前就是這樣過日子了。

問：有人敦促你爭取總理職位，你會不會考慮？

答：(笑)外國記者和本地記者都問過我這個問題，但是我現在只想把市長這份職務做好，其他的都不想。

問：你一天的生活情形如何？

答：早晨四點起床，先坐車巡視全市一圈，大約七點到七點半之間進辦公室，晚上七、八點才下班回家，九點鐘便就寢了。公務不帶回家處理，不過假日差不多都來上班。

問：你怎麼能保持這種生活？

答：我從三方面著手。第一，透過傳播媒體，呼籲市民合作。第二，集合清潔隊員，施以在職訓練。第三，我自己每天巡視，看到那裡不乾淨，便要求負責這一區域的清潔隊員改進。有時遇見隊員正在清掃街道，便停下來與他們談話，送些小禮物給他們，表示我與他們平起平坐，並不因爲是市長便高他們一等，因此他們也很願意努力工作。

問：聽說你不拿薪水，那麼你的生活，我已經向中央爭取，警察改隸地

到這樣一個志同道合的太太？「志同道合」的詩麗拉，對這樣的問題一巡迴地笑著說，她以丈夫爲榮。

這位特立獨行的市長無疑已經風靡了曼谷市。當然，他也開罪了某些人。但是，正如企業經理差那(Cana)敲著桌面說的：「讓那些小人去恨他吧，大多數的市民會支持他的。」

不少人認爲以他目前的聲望，很可以再上層樓，爭取國務總理職位。一位女市民堅決相信：「他一定能當上。」另一位商界人士比較保守地表示：「不錯，他的機會很大。」

不是官場·欣賞的人

熟知政情的泰國觀光局副局長維拉卡(Virakiat Angkatavanich)持不同看法。他說：「針隆是民衆擁戴的人，不是官場欣賞的人。」如果總理是民選，他很可能當選，但在目前情況下，他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

泰國總理是國王指定，但是通常由國會中較大黨派的領袖出任，或是在好幾個黨派相持不下的時候，經由協調，選一個不屬於這些政黨的人士出任。而這些，都蘊含著激烈的政治鬥爭。維拉卡分析：「針隆不喜歡和那些政客周旋。即使當了總理，我也懷疑他能幹多久，他很快會被排擠掉的。」

本文承暹羅雜誌專稿轉載

針隆的夫人詩麗拉(右)在素食餐廳中，親自調理食物。



佛學院研究所之受獎同學中，有一位遠自印度來台就讀台大哲學研究所的昆達拉法師。

